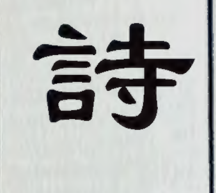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小雅

問雅分大小何也 曰說者多矣皆未足爲據也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小雅焉 正義曰政各有體進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集傳曰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程大昌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小大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有大呂又有小呂也 今合衆說證之皆有合有不合者 崧高烝民同爲贊謝南仲山甫並是成城[illegible]術淮徐不異於用武行葦頍弁何殊於[illegible][illegible]是知以政之大小分者謬也 六月韓奕叵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采正月俱極沉鬱洞酌與菁莪溪分楚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何辨是知以體之大小分者亦謬也 集傳也[illegible]亦只舉小大雅首數篇言之 六月民勞之後亦無說處此矣 音節之合轉由人 朱子晩年亦

以音節爲不足據也曰然則究如何說曰小雅者畿內民詩畿內小臣外諸侯之詩大雅者公孤卿士之詩也雜何以有民詩列國地方百里天子畿內分采食邑所有采之國者百采于列國而遣于王畿豈理也若鴻雁黃鳥采綠苕華之類皆是也惟內不同于外故不以采邑分繫而統之曰雅也何知爲小臣作其詞諧聲潤色昇平皆小臣職也飲燕之章則有鹿鳴魚麗之類錫命之章則有蓼蕭彤弓之類分遣之章則有黃華杕杜之類其哀思之詞皆小臣可勝與大雅對觀瞭如指掌而節南山之家父雨無正之暬御巷伯之寺人北山之大夫小明之征人尤其彰彰者惟小臣不同於大臣故不統曰雅而別爲小雅也何知有諸侯詩天子燕諸侯有詩諸侯答天子獨無詩乎帝乃作歌皋陶賡載自有虞然矣天保菁莪之類是也然不得比于天子之公卿故不躋於大雅而仍小雅也吾故爲之說曰風雅者內外之分也大小者尊卑之辨也曰尊卑之辨似矣風雅之分信乎曰此亦

孫鑛說也風之取名非古也雅頌之名定于文公
邶鄘之作起于東遷相去數百年常其始所詣
南無所謂國也何自別風無所謂風也何自而分
內外自序以六義言詩風雅頌三字習于人心存
不可破故不得不借以立
說耳此可爲知者道也
小雅者合兩都之詩而訂爲一也周營洛邑城郭
宮室宗廟百官備焉天子巡狩於此駐蹕焉太史
采風於此世守焉形勢與西京等故鹿鳴以下爲
西京之詩鼓鍾以下則東都詩矣於經文求之可
得其畧也升歌之三繼以常棣伐木叙倫紀也天
保答也繼以杕杜武備也間歌之後錫之車馬弓
矢懷諸侯也菁莪答也繼以車攻吉日武備也鼓
鍾一次詩者似非漫然也宣王續之以采薇出
車六月采芑而讀者迷矣小序拘之以時代而讀
者愈迷矣鴻鴈以下大夫士民作也此西京詩也
其可據者曰漆沮之從曰幽幽南山曰節彼南山
曰大東小東又曰以車徂向徂東都也周得天下

者惟武而成文武之德者惟公洛誥曰王命周公後又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烝公留後治洛者凡七年也鼓鐘刺周公也美公之定樂也楚茨閔籥進公之制禮也瞻洛巡狩也裳裳者華述職也桑扈燕也鴛鴦谷也頍及車舝衛戎常棣伐木也此時之盛也及其衰青蠅刺讒也賓筵刺酗也不巡狩而魚藻歌矣不述職而采菽咏矣角弓作而頍弁之風渺菀柳傷而諸侯不復如有王矣都人士以下東都大夫士民詩也其可據者曰淮水湯湯曰瞻彼洛矣曰行歸于周歸西京也曰王在在鎬傷王之不東也其涉疑似者曰信彼南山瀰瀰之南亦多山不必定爲終南亦猶尉會徂淶爲鎬京之東非東都也從其多者以爲斷焉可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喻賓鳴喻言食苹食蒿食芩喻其采取
之博苹平也蒿高也芩今也今時所尚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
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 儀禮註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客講道修政之
樂歌也用之于樂教尊師也乞言也故曰示我
周行又曰
德音孔昭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鵻夫不也今曰鵓鴿依人營宇爲巢亦曰家鴿前二章急公事故以四牡賦三四章念父母故以鵻興末章首二句結前二章不二句結三四章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四牡孝子告哀也用之于樂以教孝也　問序以爲勞使臣之來今以爲告哀何也曰是詩與唐之鴇羽同旨次鹿鳴之後用之于燕用之于鄉飲用之于射而大學始教肄三官始總欲人時時求所念念不忘忠孝耳如爲勞使臣作于飲射之禮奚涉也于士庶之家奚取也曰序亦本之左氏曰傳中賦詩多斷章卽如穆叔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序詩者又奚不曰鹿鳴嘉燕酒之君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黃白色也豳風皇駁其馬佰人謂詩專言華者皆言鞠也鞠開九月歲已暮故曰每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以水漬物曰濡轡柔而潤故曰如濡諭政事優游浹洽也左曰咨事爲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絲紛而難治喻政之難整也左曰咨難曰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雙聲沃盛也若順也諭禮節和順也左曰咨禮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均平也諭倫紀親疏宜
均平也左曰洽親爲詢

皇皇者華 序曰遣使臣也用之于樂以教忠也生人之大節有三曰君曰親曰師小雅首三章備之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鄂說文作蕚不通拊花蒂也蕚拊相比諭兄弟相親也凡今之人即下文友朋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威通畏人死則人畏避惟兄弟懷之死葬于野則兄弟求其尸焉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況一通作貺賜也與也漢書武帝本紀遭天地之況施況也永歎兩轉句言朋友即貺厚於我亦不過承

歎而

已

兄弟鬩于 句 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傳云很也于一通作呼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史記作呼天呼父母鬩于雙聲卽今俗語云很呼也于字與下文務戎爲韻說文爾雅註連墻字爲句非是務左作侮烝衆也戎有二音一讀汝卽作汝字解如戎有良翰戎雖小子是也烝也無戎言朋友雖衆彼心中無汝也上章言在外之難兄弟急之此章言在家之難兄弟同禦之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喪亂二章亂應三四章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室家與妻帑對文謂一家之人也宜室家承六章言樂妻帑承七章言亶古通但漢書賈誼傳非亶倒懸而已言籩豆飲酒家人和樂矣然必兄弟既具而後和樂如孺慕焉好合鼓瑟妻子和樂矣然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能長久焉今爾宜其室家矣樂其妻帑矣即室家妻帑進而究圖之但當宜室家樂妻帑然乎

常棣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問

左傳以此爲召穆公作曰此文公作也公作而召穆公述之故左傳下文又曰召穆公亦云杜註及正義辨之甚詳故外傳直以爲周文公作矣召穆公爲宣王時人當於文體辨之讀崧高蒸民之詞令人有升降之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兮平殷鳥喻殷之舊臣出自幽谷去殷也遷于喬木仕周也此滅商之後熟羣臣之詩內有商臣故以伐木鳥鳴爲興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近今解家多畧却比與致伐木二字如孤辛之雁郎云以木與鳥言木可也言木之茂可也奚爲言伐也而鄭箋則謂文王在野之時與友生山巖伐木真成笑柄矣神之聽之上二字連讀下之字爲語助如曰神之聽兮則不費詞自解矣蓋殷臣初用恐其疑心故以神明矢之和言不加之以衆也平公也言不與周臣異待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求微我有咎

莫次草多也古醴酒以筐筐上次草草上藉茅縮去糟滓筐下以布承之上大下殺酒由之而下所謂衍也今人以紙承榨口其遺製也醴酒與伐木對舉伐木喻武事釃酒喻文事莫喻賢才之多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衍由也也有衍喻有引薦也五我字代賓設想

伐木序燕朋友故舊也鹿三首言師道所以成德也繼言父子君臣所首重也故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而五倫未備也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故未及而詩及之爲讀詩者發也主

大婚一倫所關尤重故以關雎鵲巢爲南之始而以爲樂之終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爾君也歐陽修曰爾其君者稱天以爲言也單猶今俗語雙單之單對下多字言除猶除吏之除漢書註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言俾爾以單厚則除舊生新綿綿不絕俾爾以多益則莫不衆集也單直言多益橫言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同剪猶言分也分衆善于衆事而無不宜也如宜室宜家宜兄宜弟宜民宜人是也單厚多益戩穀皆

謂已然遐福則又期其後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此章言天降福之盛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弔𨑩之省文說文𨑩至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此章言神降福之盛

天保序曰下報上也前三章驗天心後三章明神惠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靡室靡家爲已娶者言之靡使歸聘爲未娶者言之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言薇言常皆追賦出師之始也前三章爲士卒言之此章爲將帥言之故曰君子之車捷通作接言交兵合戰也記曾子問捷戰而已矣　問捷字何以異解曰此皆極言其憂勞上文云豈敢定居下章云玁狁孔棘自不應以詐戰功爲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言師行之疾也君子所依承上章小人所腓承前三章翼翼言歸師行列依然嚴整也弭即銷弓頭也服弓韄也弓不用納之服中但見弭也戒戒行也末二句追叙前事言豈不日日戒行奈玁狁孔棘不能早歸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宣王勞還役也　問舊以爲遣今以爲勞何也曰於經文反復求之無可爲遣字作註御者意序因下文註杕杜爲勞嫌其複故于此變勞爲遣耳曰古人歌詩多節取獨不可借用爲遣乎曰後人論古都是說夢只宜就文論文省却許多穿鑿詩云玁狁則謂其勞征玁狁下篇云南仲則謂勞南仲可也曰可通用他役否曰此亦不可知詩有獨用者有通用者有杕之杜通爲者也不然燕飲

酒而歌彤弓弨兮燕大夫而歌
百辟爲憲吾知其未必然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天子二句南仲命師之詞也方朔方雍州北境之北
此地立城則玁狁不敢南下也上皆言初出師之事
赫赫二句則成功也襄攘之省
文卻也齊語西征攘白翟之地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來思句言凱旋也末四句追述已往之勞苦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西戎即玁狁也玁狁居朔方之北今之寧夏等處鎬京之西北也故可稱北亦可稱西赫南仲既城朔方歸途西略搜捕潛伏故下文曰執訊獲醜　問舊解以玁狁西戎爲二曰如果二何下章結語不曰西戎于夷而曰玁狁于夷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與前篇一例而文法少變前篇首三章言士卒四章言將帥此篇首三章言將帥末二章言士卒皆言我往矣一章前置末此置中畧爲顛倒遂令讀者生迷

出車　宣王勞南仲也

問有二篇序以爲文王今以爲宣王何也曰文之功大雅詳之伐密伐崇度原作豐無役不書伐玁狁如此大槩不一表宣之文之臣書詳之太顛閎夭而止言括散宜生而國語又有八虞二雅諸人功業猶書南仲如此大功奚不一稱述之西北之狄各爲部落遞爲盛衰大雅曰串夷載路又曰混夷駾矣孟子曰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玁狁如此大害奚不一指斥之吾以是知非文王也玁狁之號見于六月南仲之名見于常武非二詩之文鋪張揚厲確爲宣時風氣吾以是知爲宣王也曰小雅之首不應有宣王詩曰此宣王所續入也周之得天下也以武而治

天下也以文時運則備積久必弱宣王以武烈中興升采薇出車于杕杜之前以昭凱旋燕勞之咏續六月采芑于彤弓之後以紹飲至策勲之典但與前後諸篇對勘文體迥絶要其尤顯然易見者嚶嚶之句同于草蟲祁祁之句同于七月孰為襲者七月襲出車乎出車襲七月乎當有能辨之者如鄭出車襲七月七月為周公作而出車之我為之文王可乎不可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杕杜說見前睆同睅說文大目也言實初生光圓如目珠也杜實小而繁紛出征為日多也故曰繼嗣我日杜花落則結實三四月之間也三月五陽四月六陽故曰日月陽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通作淒淒淒見鴇羽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北方陰幽故有憂思者多以北爲喻杞枸杞食之益壽古人取以養老故以杞取興者下文多以父母爲言也睆實言春月陽言夏葉萋言秋杞亦秋熟也前二章言女望其歸此章父母望其歸也末章總收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杕杜序曰勞還役也較前二篇言餞而咏采薇言曰編次天保之後繼以此猶燕義之後繼以[illegible]

古曰文事武備原未嘗缺也

南陔　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序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問笙詩有辭無辭曰似無辭也詩不必無亡者何亡者皆笙詩也朱子以爲有譜如魯鼓薛鼓之類曰是曰何皆有序曰詩之名篇不過標首句二字關雎無與于取妻鹿鳴無與于燕客而序于笙詩皆自篇名取義附合成說斷然易見朱子于白華謂其尤無理實無理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有

魚喻諸侯麗于罶喻來朝于王鱨鯊魴鱧鰋鯉則喻諸侯之多其材能不一各有其長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頌隆禮也

由庚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嘉魚樛木鵻皆喻諸侯尊汕纍之喻天子能固之纍纍之也來思則諸侯來也

南有嘉魚須交樂也

崇丘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喻諸侯北山喻天子諸侯北面天子南面也上樂只君子謂諸侯下樂只君子謂天子後四章同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詩無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臺萊生如臺也萊即藜也可爲杖桑說文曰初出暘谷所登榑桑衆木也楊亦壽木中空不類杞可養老李理也栲考也杻紐也枸文選李善注枸曲也楰臾也有草木似皆有取義或以形或以音或以用以旨

章寓頌基萊
與壽例之也

南山有臺　頌合德也　間歌三篇皆工歌頌美之詞魚麗意重君子南有嘉魚意重嘉賓此篇合君子嘉賓並頌之也頌諸侯先言德後言壽德以致福也頌天子先言壽後言德壽不倦勸也上篇末句云嘉賓式燕以思祝諸侯常親天子此篇末句云保艾爾後則祝天子常加福于諸侯也古人詩律甚細無漫不經意者後人說不到耳

由儀　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兄弟衆諸侯之國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冲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蕭喻諸侯露喻恩澤湑本同醑故取以喻燕樂瀼瀼猶洋洋露曾被有輝光也故取以喻寵光泥泥有膠固之意故取以喻兄弟濃濃厚也喻天子之恩厚也

蓼蕭錫車馬也首章言燕二章美其德三章嘉其睦鄰末章錫車服以榮之萬福攸同言福與諸侯

同也左昭子曰同福之
不受受謂諸侯受之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露喻恩澤陽喻天子晞明也齊風東方未晞
言恩澤之被匪天子照臨不見其有光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豐草卑喻子男杞棘棘杞也喻伯桐椅木尤
高大喻公侯實離離言其德歷歷可指數也

湛露錫燕也燕禮脫屨升堂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
坐而飲酒以至于醉不醉無歸待下之厚也莫
不令儀事
上之謹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饗大饗也饗禮見記兩君相見亦有大饗之禮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錫弓矢也饗大於燕右尊其爵也醻通酬賞其功也謂以弓矢酬之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　答錫命也　菁莪喻天子楊舟自喻首章三章謂天子二章四章自謂隆禮儀故喜錫百朋故休也上三篇皆天子燕錫而此篇有錫我百朋句故知爲諸侯答天子也阿山中間也喻朝堂朝故有儀沚小也喻寢宮燕見於寢故喜陵隆也喻在廟天子錫諸侯俱在廟中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膚公猶曰尺寸之功也公羊傳曰膚寸而合何注側手爲膚嚴將帥威嚴也翼士卒輔翼也共武之服上下同服左傳謂之均服也上三章皆言車服戴是常服者今所云行李車也既成我服者士卒之服也共武之服者言將帥亦戎裝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焦穫藪名爾雅曰周有焦穫卽今之河套也侵掩襲也鎬鎬京也方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也言玁狁意

欲侵我鎬京南至于方又南至于涇水之陽與大雅侵阮徂共句法同非已侵鎬京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輊軒皆室名色輊從至猶室從至屋從至至也軒字據也蓋低室曰輊高樓曰軒也古車蓋效室爲之故曰黄屋而天子御座曰臨軒詩形戎車之安如居室之安故曰如輊如軒也說文解輊但曰低與兩如字不可通矣太原甚大之原即焦穫也猶書所云大野也至于大原擣其穴巢也非今山西之太原薄語詞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六月 序曰宣王北伐也 燕喜天子燕吉甫也受祉受賞也來歸自鎬自鎬京歸尹邑也末四句吉

甫燕友也獨表張仲者賓孝友必主人亦孝友也一說吉甫聽後妻之言殺孝子伯奇言孝友者諷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通蘄蘄之爲言勤也新田踰獵犹菑畝踰判鑾田二歲曰新田吉甫初征而方叔再征故曰于彼新田田闢荒曰菑方叔初征荆蠻故曰于此菑畝也路車大車也兵事宜乘小車秦風小戎俴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鄉𨷰也中國之中也末云何言服飾之盛軍中而冠裳佩玉非將帥之所宜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隼喻方叔戾天喻行師之遠止喻至所往之地也試即今云操演也前章試于國中此試于所止之地也陳師鞠旅即試也振旅收兵也闐闐通填填鼓聲也鉦千填然鼓之言方叔以鼓聲震荆蠻陳師之初鉦人亦從之伐鼓至于收兵鼓聲不輟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說伐獯鬻我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采芑 序宣王南征也甚遣方叔征之也其車三千[illegible]七十五人計之二十餘萬衆以百人御之則二[illegible]十萬衆矣乃乘路車鳴八鸞服朱芾蔥珩王於[illegible]事寓謬兵無紀律鉦人伐鼓剌蠻之威威三十[illegible]之衆耳方叔之成功者未也詩故以美之者剌之[illegible]也 此亦燕勞方叔之詩前篇云吉甫燕喜既[illegible]求[illegible]言燕而知其以類續也不則叙在江漢常武前後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東謂京之東即下篇漆沮之所也今延安府地其地多山故宜獵也舊以爲東都非是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謂司馬也敖鄭之省文山高多石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 美田獵也意重會諸侯也與下篇同爲一事而義各有重也。同之子何知非天子曰稱天子不當云之子也此蓋司馬選徒先至滎沮之地會同衆內諸侯講習射御以待天子其來不一可故

曰會同有繹繹猶今云陳繹也決拾既佽弓矢既調講習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講習已精也大庖無不盈未嘗見也有聞列侯聞也無聲天子來臨無讙譁之聲也末二句美之也稱君子言能稱其職也大成成萬苗之典也下章天子親狩故兩言君子先選日重其事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酌醴以奉祭也故曰且以酌醴坊記醴酒在室

吉日美田獵也意重諸侯從天子也凡兩詩言一事者多互文見義上篇言選徒言服物采章此則從畧上篇不言獸此則從詳上篇尚言充庖此則補言獻賓承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喻役夫肅肅其羽喻役人奔馳也矜傳憐也言及上之憐人而尤哀此鰥寡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鴈遠役苦勞也哀此鰥寡作室安之王者之恩可謂厚矣而作詩告哀意主役之人有不能體恤者乎斂也而倍之賦也而備之役也而擾之苦之還方徵調之有善政無治人千古同慨也 問舊說皆以爲喜之而作曰古詩猶今詩也須識其結處用意之所在劬勞于野知其來之遠也百堵皆作知其役之煩也其鳴嗷嗷非喜聲也謂我宣驕且將以哀鳴爲罪也所刺即此愚人而曰彼則立言之婉也如果喜之而作則必以末章居二章之前而以其究安宅作結語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庭燎 刺宴祭也 此與齊雞鳴不同雞鳴視朝將出此則向晨猶未入也夜未央而至止則不咏未艾夜未艾而至止則不咏向晨以一二章例之知向晨猶未入也蓋自半夜齊集庭燎燎聽車聲而不至見旂色而猶未至也故刺之也曰何知非朝曰朝自內出當不咏鸞聲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不蹟不循道也即下章所謂訛言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招友去亂也首章以水歸隼止反喻人不知止而惕之以父母之遇亂次章以水流隼飛喻已之見幾而深之以朋友之難忘訛言即不蹟也訛言不知懲讒言其將興矣告以敬之速其去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鶴魚園中之所蓄也九皋言其園之大也在淵在渚言其沼之廣也樂主人樂也檀喻主人也其下維蘀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喻其僚屬之不材也他山之石喻取材于遠也爲錯攻玉喻用賢可以砥礪廉隅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 風世族譽華也 集傳曰此詩之作不知所指詩自有指人忽之耳若如諸家以解易之法解詩因平取象非不理致元淵然必删去樂彼之園一句而後可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不爪字之訛不古掌字主也周禮皆作掌牙旗名文選註古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今人云建牙是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士士卒也 爪牙二字傳箋與集解傳解士作事益漢時此字未訛故爪牙無須解說而不士可解作爪

事也若云爪事如之何可通也曰爪牙二字見左傳曰此正以左傳誤之左痒亂君故以會畎之爪牙詆之此爲自道必不肯以此自詆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主饔本婦人事無妻室而躬爨以養母故曰母之尸饔若如舊解則當云有母尸饔不當云有母之尸饔

衛士怨也序謂刺宣王故以千畝之

祈父職實之然不能定其必爲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勉用世也猶云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白駒謂賢者食苗謂食祿首四句虛擬言使白駒而食我苗藿也我將縶維永朝夕矣所謂伊人不于此逍遥爲嘉客乎皎皎白駒尚其來思爲爾公爾侯者勵精圖治逸豫無期矣爾猶可優游自好廿于肥遁乎白駒之在空谷也所需生芻一束耳然爾之公侯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其人之心也　問其人句宜從舊解曰從舊解則當云其人如玉　毋金玉其音矣曰其曰爾截然分明何爲混而一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傳不柔遠也黃鳥喻此邦之人集衆集也穀蠱也桑喪也言其凶也栩詡也自誇耀也言其矜也　問以蠱喪等字作解恐涉穿鑿曰詩意不屬而附會之是為穿鑿詩意屬而畧觀之亦為疏漏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意已了然而贊之以集穀集桑集栩者何謂也如曰無義是為衍文矣蓋以音

取義實始于詩顯于孔孟盛于漢滅跡于宋如繫
辭之乾健坤順是也兌說艮止之類亦是也孟子
之庠養校教是也序射
助藉洚洪之類亦是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
祇以異

我行其野 傷不姻也蔽芾其樗兮庇處其宇也故曰
言就爾居遂逐也易其欲逐逐註驅貌故

曰言誰爾宿蓄富也言我欲依其富彼不我顧以我貧也而彼之新特亦非富也不過新異於故耳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幽幽綿邈之意斯干卑喻兄弟南山高喻祖妣此以首句興木章次句興下章竹苞喻家業之盤固松茂喻家業之興盛末三句勉其兄弟同心則可長保富貴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兄弟多非廣其居不足以安之似續妣祖承先志也築室百堵仍舊居而廣之也居處笑語太和之象也子孫蕃衍固其宜耳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芋宇之假借猶云居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上章言堂故曰躋此言寢故曰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朱芾斯皇祇其尊顯也室家君王猶後世所云嫡室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斯干美生齒之繁也　問序以爲考室曰詩言築室而處不在室也當於起結處按之然有可疑者虺蛇不祥之物而曰女子之祥以無父母遺罹作結語或其家本富貴而內有悍婦故以美之者因之兄弟不和多起於婦人故先以相好無尤猶之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濕乞荅切讀若漯耳呫伏下向濕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口動也牛臥則口動俗語云回嚼此章言牛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此章言羊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衆蝝之省文春秋公羊傳作蝝何註曰蝝猶衆也天旱魚子爲蝗而澤多蝗子爲魚無蝗害稼故爲豐年

光也

無羊　美孳生之盛也　問上二篇皆以爲宣王詩曰二詩詞義渾古宜王時詩如之何述之且人民繁庶牧畜孳生太平以治之象武王時所不能其成康之際乎上篇爲士大夫作故曰君子此爲庶人作故曰爾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國既卒斬[illegible]之

氐[illegible]王[illegible]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衍阿之假借阿而實有平象焉反與尹氏之不平也傳解猗作長箋解猗作倚疑皆非是五六句言天怒

七八句
言人怨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上六句言尹氏職當如是也弔憂憫之意言尹縱不憂憫亦不當窮我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君子指小人言謂衆小臣也言不詢以言不仕以事而藐焉退於君子是罔君子甚無狀也小人庶民也言勿危殆我百姓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說文均直也令傭人役受直也昊天不傭言上天
不役人與以直也鞠盈也稽曰徧也訩凶之析文令
人言荒曰凶荒也大戾謂兵亂也君子謂尹氏屆謂
躬親其事也事已閉門謂之闋心闋心安靜也　上

四句結天方薦瘥二句下

四句結民言無嘉二句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月朔曰生明望曰生魄式月斯生言亂之日
甚於月之生明生魄也秉國成責尹氏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

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項頸後也俗謂之脖也領領受也左傳曰惟余馬首是瞻項領言四牡以項領受所去之方而四方蹙蹙靡所騁也惡怒也相猶云助也言尹氏有所惡則相之以戈矛有所喜則酬之如賓主四方之人皆尹氏黨與故靡所騁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正疑定字之訛古定字作正訩亦通作洶洶謂不寧也八句平對作結言天不已亂王心不寧不懲其心反怨人之能定王者家父作誦以究王不寧之由式訛爾心則可以畜萬邦能畜萬邦則王心寧矣黍苗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節南山 刺尹氏用小人以致亂也序以爲刺王將訓字護坐王身以臣晉君勢不可安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正月夏四月也繁霜天災也訛言人變也獨自傷也通篇以三者爲綱　闕正月何據爲夏之四月曰說見左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四月繁霜故爲災若建寅之正有霜不爲災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承上章首四句之意而申言之父母四句承繁霜好言四句承訛言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無祿卽無食也臣僕罪人也并其臣僕猶云同于罪人也言禾祿死傷我先無食而無辜之民并爲臣僕哀哉斯人更從何處求食紛紛逃亡如烏之飛未知其止于誰屋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瞻彼中林槁爲薪蒸不第禾傷矣民殆如斯而上天夢夢若無聞知天心旣定自無不勝之人第不知上帝誰氏之憎而有然也

上二章明繁霜之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統詞但言山則卑者亦山也曰岡曰陵無卑者矣喻訛言之害如岡陵之大也召彼故老訊于占夢具有能辨之者則曰予聖亦不能知烏之雌雄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謂天高矣而不敢不局謂地厚矣而不敢不蹐則號呼以為此言者亦有倫而有脊胡借為訛言肆毒如虺蜴之為害也　上

二章明訛言之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特詩人自喻也克猶云勝也彼謂訛言者則汝也彼阪田之上尚有特苗之遺而天以繁霜扤我如恐不

我勝者彼亂言者求我則彼所爲如恐不我得則
言貴我同心乃執我所仇仇者亦不爲我用力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即正月也厲即繁霜厲也燎喻訛言勿謂訛言之
害小也如燎方揚寧或滅之以赫赫之宗周一褒姒
威之矣　上二章合
結繁霜訛言之害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終猶言既也永懷長念也言行路者時時憂心也棄
輔喻無助也　此承前章人民逃亡之患以見獨之
難行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員同圓輔員則輸員也○此節行路以見不備之有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魚自喻詩人已致仕者故曰潛雖伏矣然人猶屬望故曰亦孔之炤為虐謂無救僨之政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屋宇比聯也蔌蔌禾稼新生也夭夭之省文天天猶言天禍也椓通椓哀十七年左傳太子又使椓之杜注曰椓訴也方言曰椓愬也上三章明獨之可憂

正月惆火亂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末二句起下文今之人
即斥皇父一黨人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

皇父宣王時爲太師蓋三公也卿士卽下文番楀諸人也司徒之卿屬天子番爲皇父黨羽故總衆人之中曰皇父卿士也左傳周公以蔡仲爲已卿士冢字當是家字之訛若作冢宰分在太師上矣艷妻皇父妻也下文專責皇父知艷妻謂褒姒者非是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封邑也作都修城池宫室也上文言方作此云工成也三有事謂司三等事之大夫上中下也亶誠作但言皇父但擇大夫之富者使之徂向也慭說文敬謹也居謂家具以居徂向猶今云搬家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讒口囂囂斥番楇諸人也孽即前三章日食月食之孽噂說文作僔人聚也沓一本作誻多言也背不順理也憎交相惡也狀小人相聚爲匪也言下民所遭之孽非天意降之由于噂沓背憎之人致之也下民之孽二句結首三章噂沓背憎二句結次三章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刺皇父致亂也前三章言天變四章言皇父結黨于朝廷五六章言其植黨于私邑七章咎其致亂之由總結前文末章明已之不敢潔身以去亂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喪亂即犬戎之亂也故下文云周宗既滅又曰戎成不退是同周憂也疾威猶言甚怒也弗慮弗圖斥正大夫等人也言天之疾威如此而不知慮圖舍彼有罪死兵死荒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未死者忍聽其淪胥以鋪乎　問爾雅以秋爲旻天曰此爾雅釋詩文而以意說之也如以四時定名色何此詩首言昊

天又曰昊天也曰蒼天者言其色也曰昊天者言其高也巷伯之篇先曰蒼天後又曰投彼有昊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正大夫六官之長公卿之食采者離居各歸私邑也三事大夫司三等事之大夫上中下也朝夕來朝覲也惡怒也勩其出而圖治國家庶幾式臧而共以覆出爲惡也一說庶衆也臧古藏字衆相勉以藏而甚惡覆出也　問以正大夫爲公卿何據曰大夫統謂也自上言之曰君大夫自下言之曰士大夫公卿在其中也北山大夫不均大夫謂大臣也立朝之制三公北面與君正對九卿東西正對故曰正大夫傳解前篇三事爲三卿箋解此篇三事爲三公集傳解大夫謂六卿及中下大夫似皆不允問惡字何作怒字解曰此字古讀烏故切無讀作遏鄂切者云惡惡猶云賢賢善善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如何昊天猶俗云無奈昊天何也辟法也勸共覆出之言即法言也各敬爾身猶云各重爾身言不肯難出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不退兵不退也不遂生不遂也訊轉音誶君許說見墓門聽亦字法聽言可聽之言也與下譖言對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謂賄賂見也今以物賣人曰出貨是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維曰于仕勤覆出也孔棘且殆不出者答言也願其意以與之云不可使國無與治是得罪天子也如云可使又怨及朋友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雨無正譖御責王臣之不從王而東也雨古篆作罔或國字之訛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句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句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刺謀夫也　疑爲謀東遷而作遷國則勞故曰亦孔之卬遷國必重卜故曰我龜既厭匪先民是程言非如文作豐武作鎬也匪大猷是經言非如文之■■遇敵也國雖靡止言舊都已失也如彼泉流言遷國如泉流也無淪胥以敗言不應■民善之民而同歸於敗也暴虎馮河必謀者言大我■■故曰人知其一遷則遺棄形勢必至積弱故曰莫知其他且人心搖動安保別無大變故戰戰兢■■之深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宛宛然秦風宛在水中央鳴鳩喻先人戾天喻品位之高時先人已沒猶宛然如見之也二人兄弟二人也　問二人作兄弟解何據曰下文云各敬爾儀又曰我曰斯邁爾月斯征若作父母解豈父母非先人先人中無父母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日富方富之日也言以方富之日而付之醉鄉也首四句舉兩樣人作榜樣一法一戒末二句歸重已身此又一文法三章末章同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蔽之爲言掩也采言見用于人也螟蛉即螟蛉亟爲采害者蜾蠃負之言遇害也喻人有善則人用之有不善則害及之也似之似其先人也　罔螟蛉二句何以異解曰似我似我久則肖之之說因下文似之二字而附會之蜾蠃在在有之不難目驗之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脊令飛鳴喻廹切相告也邁征謂日月言我之日已邁爾之月已征歲不我留也爾所生即上文爾子也

交交桑扈率塲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交交衆多和處也桑扈食粟之鳥喻家人和睦則可常享祿位也塡寡無子息也岸獄身得罪也卜用精

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管子握粟而筮出卜卜後日也自何能穀言何自而能穀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蓋宗緒所關最大即溫溫之恭人亦如集于木若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矣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矣集木之墜猶爲平地臨谷之墜則爲深澗薄冰之陷墜于水中矣

小宛擢墜緒也既無子息又獲罪戾承先之責非弟與弟之子其誰任之句句是淚句句是血矣。○

問塡寡二字不必是無子曰一則云教誨爾子再則曰無忝爾所生豈已身有子不當教乎岸獄之言亦必實事世無未岸獄而設言岸獄者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拚之省文周頌拚飛維鳥提提兩翼翩翻若提攜鸒斯卑居雅烏也飛曰歸戀母也反哺已無歸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鞫茆盈也周道生草喻小人當道也擣舂擣俗作搗維憂用老言維憂能令人老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宜蠶母所需梓材美父所植睹桑梓則思父依桑則念母故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毛表之省文表古作褁从衣毛聲與裏字對文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鳴於柳得所依也萑葦茂於淵適所生也舟流於水漂泊無定矣上四句反興五六句正興下章同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並足而俟也鹿奔而俟戀羣也雉雊于朝求偶也壞木無枝孤身獨立矣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投兎以物投兎擊之也先之先覺而逃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以木倚木曰椅以木閒木曰杝伐木横斷之也木將斷則鉅路合以木倚之使不合也析薪豎閒之也木不開則斧痕閉以木塞之使不閉也言施之各得其當也杝通作柁今般尾置正舟木似之故亦取名曰柁也佗背負也

今俗訛作駝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莫高匪山二句與莫赤匪狐二句意同言奸險不測之人處處皆是也

小弁趙岐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小弁何辜于天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雅

憂用老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上憮字當是幠字之訛須遂荒大東爾雅註引詩作遂幠大東幠荒也下憮字怒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怒怒讒者祉加惡於被譖者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止容止也相鼠人而無止共恭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寢廟重典君子作之大猷重務聖人定之彼人之心有何難測故予亦能度之也猶毚兎雖狡遇犬則獲之矣前四句興末二句比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染雙聲一作荏苒或亦作漸染喻浸潤之譖也樹之培植之也喻用讒人也往來行言猶俗云往來串通也蛇蛇猶委蛇委曲言之也

巧
言傷讒也詩標目皆取首二字此取結語二字知其傷心於巧言也舊合下二章作結辭氣與通篇不類以此知解家於文體畧心且以知詩之殿落頭倒者不少也 楊履亭曰左傳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杜註戚河上邑公欲以諭公父子居河上而爲亂則巧言卒章當是居河之麋一章也然按左傳引大武詩亦云作武其卒章曰麋者定爾功大武六章其下文又曰其三其六則所謂卒章者謂本篇之末卒此一章也孫蒯入使入傳父命出傳君命往來行言也其入使也必以美言爲父命子解脫巧言如簧也與當日情事甚合至居河之麋與下文適梁相照應爾居徒幾何與下文二人從行相照應且文體與下篇類與本篇不類其爲誤合無疑杜註左時四家詩俱存第不知四家其同否杜所據即今毛詩本否耶

詩標目多詩人自題雅之巷伯常武頌之酌賚桓般皆自詩文外取義左傳歌詩取名皆與詩文合以此知爲詩人自題也亦有後人加增者如良耜

之於絲衣九罭之於伐柯殊爲一篇而分而爲二
遂有二目以此知後人加增者亦有之其錯亂殘
缺者如草蟲在采蘋之前黍離綢繆風之末篇逸
去末三字彼都人士三家詩無首章皆鑿鑿可證
此篇之爲誤合
又何疑之有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拳通作權左傳鬻拳後漢書作
鬻權文選吳都賦註拳與權同

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尰同瘇脛氣疾也徐氏云下濕地則生此疾其人耄
短小而跛也猶謀也謀行譏也居徒幾何斥從行二
人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維暴之云言自謂其得從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從暴公者有二人也若如舊解二人爲暴公與其徒則當云同行不當云從行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田也古陳田字通須應田縣鼓爾雅註作應朄縣鼓古陳陣敶皆通字若據爾雅堂途爲解是已入門矣又何爲不見其身也與前後皆不符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自梁適陳又自陳反梁故以飄風擬之上四章怨彼之過門不入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彼之過我門而去也時已久矣爾之安行猶不遑息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平還而一來張目望之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上二章望彼之還而一來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伯氏仲氏卽斥從行二人也吹壎吹篪翕同聲相和行讒也如貫言我與爾同朝共事亦如繩之聯貫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妖狐也公羊蜮之爲言惑也疑卽今之妖狐魅人者故與鬼並稱而曰不可得也

何人斯刺反側也此小臣被讒失位之作　問何知爲失位曰不失位若之何曰人亦也曾以爲蘇公蘇公畿內諸侯入爲王卿卽被讒反國必不如此瑣瑣通篇無一似大臣語者集傳謂於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爲必然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萋斐形其言之巧而文故曰成是貝錦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狀其口之張而大故曰成是南箕箕有口大東曰載翕其舌上二章刺譖人者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捷捷與緝緝對緝緝續言之捷捷爽斷言之也幡幡適作翩翩與翩翩對翩翩倚輕倚重也幡幡則以自爲熟矣上二章刺謀者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統言讒者謀者勞人自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揚也喻驕人圃下地喻驕人位卑也畝丘喻食祿高位也猗傳解作加猗一讀阿加古讀若羅以阿羅通音爲解言譖人之道將加于高位百君子也

巷伯寺人詆讒也而深怨主謀者曰亦已太甚又曰誰適與謀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

山與風遂草死木萎風害之也風雨言其和頽言其變草死木萎則變之甚也

谷風集傳朋友相怨也習習而頽猶及防之習習而草死木萎有爲害於不及覺者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莪蘿也卽蘿也香草也蒿賤草也蔚莪蔚似蒿而莖又柔弱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大喻父母罍小喻子罍無酒入知其缾之罄故恥也喻父母失養爲子羞也出從役于外也入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發發寒意也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之省文山高峻也弗拂之省文逆也言山與風相逆爲害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蓼莪　我不遂也箋曰二親之亡時在征役之所不得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蒙也猶云滿也捄从手以手取物會意字也首二句豐供給也次二句修道路也君子奉王命出使者也小人供使令之小民也　問捄字異解何據曰此字詩三見曰有捄棘匕者持棘匕食簋飧也捄之陾陾者以手抔土令調適也有捄其角者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是也或訓爲長因匕而附會之或訓爲曲因角而附會之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杼讀若舒柚讀若由漢時人言成縣即杼柚之音也佻佻爾雅偷也離騷余又恐其佻巧今謂人不自重曰輕佻也公子即上文君子變文言公子者位世及而年方少也既往由此道而往既來仍由此道而來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泉浸薪薪濕不可爨喻虐政害人人勞不能息也載載而出之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西人舟人私人王使之衛從也詩人介居兩都之間故曰東人西人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首四句言衛從之人嗜好不一或字貫下四句以用也或用其酒或不用其漿或以長爲美觀或不用其長言從衛而大位者可知矣舊解與以字不合天漢喻天子監照臨也喻天子多言曰此言漢光不明也故曰亦有光下文言星喻在朝臣工也織女爲天孫喻同姓也七疑爲弋字之訛襄攘之省文弋攘雙聲韻會訓弋取也說文訓攘推也織之象也襄詩三見解皆同攘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報章與服箱對文報疑服字之訛不成報章不以服箱喻爲政之無濟于人也耕織養也長庚啟明喻主教者畢掩兔之網載施之行喻以刑罰畢之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斗喻貪婪者載翕其舌侵吞于下也西柄之揭挹取于東也

大東 傷王使之虐也自不以其長以上痛詆使臣自跂彼織女以下痛詆朝臣而以維天二句作中紐 內外無人皆由于王之不明監亦有光光村如者 後世出使者曰欽差車若干輛馬若干頭[illegible]從若干人供酒食若干席修道路若干日上之所取曰紅封如意則寬不如意則怒此後世[illegible]識[illegible]

大東一篇千古同慨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人以在位言大雅宜民宜人言先祖非有位之人乎胡寧忍心於予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四月廢之始也歷六月而秋冬至山有嘉卉則時又春矣廢我等於殘賊而我終莫知尤之所在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泉水喻在位者載清載濁喻有賢有不賢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江漢自喻南國之紀喻有益于國家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當作鷻鳶通作鳶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義同言我本匪鳶不能不高飛而去我亦匪魚不能不逃淵而潛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薇杞桋喻上下皆有賢也君子詩人自謂言我亦有位之君子也故作歌以告哀耳曰君子傷今之非君子矣

四月傷廢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我父母

偕偕言偕偕行者猶云依依也士子從行之士所謂上士中士下士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鮮美也猶云嘉也將將人也未篇云何日不行何人不將此云方將蓋筮仕未久初諧儕輩可偕以行役故曰方將也上文偕偕士子即所將者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 刺不均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 將干進也大車喻大位將喻干進自塵猶云自汙也百憂謂身家妻子之謀思得患失無所不至也冥冥昏蒙不辨也即有所憂不出于所明蓋所明者只此身家妻子之類耳故小也漸而至于融則同流合汙矣百憂勞心初則疧也久則加重矣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上天喻君下土喻臣上天照臨下土喻君當備聽臣庶也艽荒遠也其毒大苦謂爲讒人所害也共同恭共人謂君也此謂讒人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

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采蕭穫菽爲度歲計也自貽伊戚言知人不明與小人相與故受其害也出宿欲不告而歸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君子當國之大臣也無恒安處責其不自爲政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小臣被讒出宰遠邑作詩以責大臣也國何知小明爲被讒曰正直是與則知前所與者不正直也

何知爲出者曰政事愈蹙有政事則知非出使行役也前三章懷沿而不得歸後二章告皆國祈皆自親政勿近匪人而以式穀介福析動之也曰彼曰此曰偭劃然分明皆以其人君子爲一人不合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樂以金始故首言鼓鍾也淮懷也以字音喻也言斷鼓鍾之聲而懷人不已也首句賦二句興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將鐘一編鐘十二喈喈衆聲和也湝湝亦衆流合也德之不同者似之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三洲亦以音喻猶云三刖楚詞腸一日而九迴猶若也不猶言不猶人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鼓有節也琴瑟笙磬堂上堂下備矣雅南籥歌舞備矣前三章聞聲而思作樂之人此章盛稱其創作之美於何禮用雅何禮用南何禮用籥無不各得其宜也

鼓鍾懷周公也周之得天下公實成之而覇業不見於風雅自此詩得解而始恍然於公之造周也此主言樂楚茨四篇主言禮瞻洛數篇則東都朝諸侯之詩東都之詩首鼓鍾猶大雅之首文王也○紫陽甚疑此篇備取王氏蘇氏之說王蘇業於小序者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與說文黨與也禾叢生故曰與與翼翼即鳥羽取衆條理整飭之意凡言翼翼者同寅之傳命者曰介孫

炎曰介福助之義加人之左右矣
景明也介景猶言介明福來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
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祭祊以上爲牲求神也先祖
以下神降臨也此初獻之禮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
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

爲俎爲豆備物也主婦賓客
亨事也此亞獻終獻之禮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工祝以下嘏主人之詞也此祭畢受嘏之禮既齊言備物也酒食牛羊是也既稷言孔時也烝嘗是也既匡不失儀也濟濟蹌蹌踖踖莫莫是也既敕益加謹也卒度卒獲是也如幾句承上既齊句起下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此送神之禮東二句起下文

鼓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此燕私之禮

楚茨 天子宗廟時祭之禮也何知爲天子曰皇尸載起又曰鼓鍾送尸故知爲天子也何知爲時祭曰以往烝嘗又曰孔惠孔時故知爲時祭也時祭然知禘祫之祭亦然禮簡不能有加也意所異者禘祭祖所自出大祫合祧廟之主耳春秋繁露曰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薦先祖父母也祭法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祫謂合食猶謂各祭於其廟也各於其廟禮簡餘則爲慢觀此詩爲禮簡非數曰不能畢事矣意時亦合食而春之生

物多其餘品載三時備臨故曰禴也古夏祭曰礿五年之祭曰大禘有收夏祭曰禘故天保曰禴祠烝嘗而五年之祭不以大禘別之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翼翼阡陌整飭也彧彧通作郁郁禾苗得雨潤澤有光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大旨與楚茨同何氏楷曰楚茨詳於後而畧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畧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槩之　按楚茨以下四篇皆言禮而以農事先之大田首言耕楚茨首言耘甫田首言補不恭而信南山則首言雩祭也雩祭之禮古註家

未詳今以詩文證之知以稷配雩以田祖配也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可證也社稷之神各代異享田祖亦宜然也古祀神農周以禹配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可證也下四章皆言田知維禹甸之之句非泛言也二章爲祈雨正文雨雪言往日也霡霂言當前故曰益之也疆埸翼翼承南東其畝言之田祖之澤也黍稷彧彧承生我百穀言之天之惠也曾孫之穡取陳也畀天畀之也尸田祖尸也賓助祭者也廬之居亦田祖澤也瓜之生猶黍稷也獻之皇祖時祭也曾孫得行此時祭之禮者非天惠以雨而能然乎故曰受天之祜正應上天同雲句下二章言祭宗廟之禮苾苾芬芬黍稷之香也亦雨之澤也祭而受福亦天之惠也何氏以爲詳於前揆諸宗廟之禮未見其詳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介介髦士來也止止于祭所也取陳食
農補不足也烝我髦士進士與祭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方傳謂迎四方氣於郊箋謂秋祭社與四方爲穀熟
報其功今以詩文証之傳解所爲是曲禮天子祭四方
歲徧言徧四時祭四方徧也何芒在東春於東方祭
句芒也詩與社並舉而下云我田既臧是爲耕事言
之下文言祈雨雩祭也左龍見而雩方祭在雩前其
爲春祭東方無疑也雨後苗生皮枝如人之左右故
曰介
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 述祈年之禮也茨梁坻京皆譏擬之詞故上文善有言終下文千倉萬箱兩言求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種讀若種預藏種也戒飭耕具也庭直而深也碩順而解也易往蹇來碩九五當位蹇與解對碩與蹇反也舊訓碩爲大未允既庭且碩言其耕之善也曾孫省耕故若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穉禾未秀者穧禾秀齊粒未堅實者不穫不斂待其結粒成熟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述報賽之禮也前篇先言祀後言穡事故知爲祈此篇先言穡事後言祀故知爲報也前曾孫來止下云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此曾孫來上下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義尤顯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此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瞻彼洛矣 美天子巡狩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裳裳古本作常常言花開之久也亦言鞠也花開耐久者鞠若也故下云芸其黃矣又曰或黃或白也或謂常棣非是常棣無黃花也華喻諸侯葉湑喻威儀之盛我天子自謂也之子謂諸侯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章法度也須曰求厥章慶賞也孟子則有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乘乘之也乘其四駱以四駱爲其乘也所爲慶也鞠以黃爲上白次之喻諸侯爵秩大小不等也六轡沃若喻治國有條理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似之似其功而慶賞之也宜之有之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也似之車服以庸也上四句結二章下二句結三章

裳裳者華　諸侯述職天子錫予之也采菽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桑扈喻諸侯羽喻其有儀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上承首下統羽喻諸侯之長領率列辟故曰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不戢不難反言以戒之言如不自收斂不知儆惕則受福不能安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觩過作採以手執兕爵也說見大東箋以兕觥爲罰爵非是周南我姑酌彼兕觥

桑扈天子饗諸侯也何知爲饗大饗之禮几設而不倚酒設而不飲載乾而不得食故言饗者不傷

陳食品也此云旨酒思柔言見旨酒則思柔順和悅以事天子故下文云彼交匪敖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諸侯答桑扈也鴛鴦喻諸侯畢羅喻天子諸侯戢翼喻諸侯屏衛天子也馬喻諸侯

推戚喻天子懷柔諸侯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古規字規形圓猶云有圓者弁弁說文作覍覍冕也禮冠也不言衣衣稱其冠也言盛此衣冠者何爲乎豐酒殽以燕兄弟也兄弟非異人何必如此隆禮也兄弟之依賴君子猶蔦女之附於松柏未見而憂憂其無聞既見而悅悅其篤厚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

期待也待兄弟也故下文曰兄弟具來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甥舅異姓之仕於朝者曰相習故亦曰豈伊異人也雪霰喻白首也言瞻君子之首頍然而弁瞻兄弟之首雖未全白如雪之先集霰知死葬之將近也蓁風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亡頍弁宴集兄弟故舊也與伐木同旨彼頍弁爲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舝車行聲也思孌之省文思孌雙聲猶婉孌也好友謂媵也言爾雖無好媵亦當喜也周南琴瑟友之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平林喻媵家集喻來歸鷮喻女辰列女傳作展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心

心寫兮

高岡喻女家折薪喻擇壻葉喻女自謙故曰平林亞女家故曰高岡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高山仰止親迎也景行行止女來歸也

車舝燕樂新婚家人喜而賦之也　問家人爲誰曰此其翁姑喜之而作也通篇皆對季女言之首章云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二章云好爾無射三章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皆慰季女之詞四章云我心寫兮末章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則老人自慰也詞義怨懟非泛泛爲贊詞者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樊藩也所以界內外故曰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叢生而多歧故曰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蓁也言其近也故曰構我二人

青蠅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射飲之令儀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祭飲之令儀也壬任之省文言承祭者能任祀事也林疑爲臨字假借言烈祖臨之也有壬承上有林起下仇毛讀求傳解手仇曰手取也則仇當是觩字假借桑扈曰兕觥其觩觩雖君子好逑記引詩亦假借作好仇　問林字傳解爲君可否曰以是爲天子之祭天子之前不應稱烈侯爲孔以是爲諸侯之祭更不宜自君而自稱之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

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

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式法也言監史立之法勿從醉者之意而謂之使其

太怠而不敬不當者勿與之言不當從之言者勿

與之語使從醉人之意而言之則小者罰之重大者罰之幾以為殺而復飲酒知汝三爵即昏然焉敢多乎戒不醉者正以深遏醉者也

賓之初筵 戒沉湎也首云賓之初筵則終之不如初可知也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集傳因之而序以為刺幽王說亦兩歧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頒讀若班方言東齊曰鋪頒猶秦晉言抖擻也鋪頒分倒言之曰頒布也魚首頒布可見反喻王之不可見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辛也禮月令註辛之言新也言不見其首猶見其尾之鮮新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在藻而又依蒲還其所也
反喻王之安居于鎬也

魚藻刺不巡狩也作於東都故重言在鎬也瞻洛曰
君子至止此曰王在在鎬瞻洛曰以作六師保
其家邦此曰豈樂飲酒有那其居政治之得失昭
昭也而以爲美者何哉且作於鎬而曰王在在鎬
則詩人爲
不通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菽之爲言叔也喻諸侯之賢者
筐之筥之喻天子範圍諸侯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

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居

檻泉喻侯國芹之爲言勤也喻諸侯之勤于王事者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在股喻公侯之屬邪幅喻子男附庸之屬彼交天子不自邊綏乃爲天子所予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柞喻諸侯葉喻左右平平左引詩作便蕃杜註數也言爲數多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汎汎揚舟喻諸侯無定之象

紼纚維之喻天子繫屬之意

采菽風諸侯述職也首章謂備物以待來朝二章云君子所屆言諸侯之勤于王事者必將至焉三章云彼交匪紓者則天子予之四章爲左右言之言諸侯能定其邦家其左右亦從之來朝受賞也末章云天子葵之揆其賢否也再三言福祿皆所以歆動之也如作美詞解豈有中間極力鋪張朝事末乃言其始至耶結語曰亦是戾矣知其猶未戾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爵猶尊也言所爭者小也爭小而至於亡則所失者大也伐木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喻民晛喻在上者消喻栢化于不爭也下遺荀子非相作下隧隧古隨字箋云遺讀曰隨言謙退也婁屢之省文居屢雙聲與傴僂對傴僂言其謙居婁言其驕也此彼時方言倒言之則又假借作呂鉅莊子列禦寇一命而呂鉅釋文呂鉅驕貌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剌無教也大學曰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角弓弛則反矣親姻疏則遠矣爾遠則民然有爾教則民傚矣教之而不傚者令兄弟也綽綽有裕不相爭也教之而傚者不令兄弟也交相爲瘉不肯讓也其尤無良者相怨於一方即尊酒之微亦不肯讓至於亡身然後已耳其爭也如老馬之反爲駒不顧其力之不繼又如食則飽之飲則取之習爲故然恬不知怪也凡此者皆爾之致也勿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惟君子有親睦之徽猷而後小人與屬焉彼雨雪瀌瀌矣見晛則自消也君之何不抑然下遺而惟居婁自驕乎是面如蠻如髦矣能不令我心憂乎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柳喻王朝息喻來朝蹈釋名道也又曰道蹈也靖夷也召旻實靖夷我邦天子所居尊無二上故[illegible]

朝亦曰極也江漢王國來極言旣俾我以靖夷之任則列國諸侯亦當後予而至京師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鳥喻列侯天喻天子言鳥卽高飛至傅天而亦極彼列侯之心不知其欲至於何所曷予已爲靖之而仍

[illegible]

菀[illegible]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彼都彼西都也行歸于周自東都歸西周也萬民所望觀從者衆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笠以臺草爲笠也緇撮以緇布撮髮也行遊也綢亦緇但用以撮髮者其絲理直不見髮而見綢故曰綢直如髮也首章言其平日但見其男此下言其登遊故並見其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尹吉周世族卽非尹吉而亦謂之尹吉也[illegible]冠而下垂之見其耳故知其充耳琇實也文[illegible]

故但見其行動如
其爲大家女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山面而下覩之更見其帶也女由面而上覩故仍見其髮如蠆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綢以束髮其兩端下垂飄揚如旟之動也髮不能自卷綢束之故卷也云何盱矣猶衛風嚮望弗及也

都人士 送歸旅也疑宣王時詩厲王流汾世族出亡宜王中興士大夫歸其故里而居人送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菉也不盈匊綠薄也曲局喻志不伸也歸沐喻宜潔身歸隱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監也在官之稱貴能或立之監不盈襜喻位卑也詹與占同楚辭卜居曰詹人言歸隱宜速以五日爲期不須占六日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于狩于釣歸隱于狩釣也韔弓綸繩與之偕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魴赬尾而身有文采鱮遊必羣故一名鰱魴喻學文鱮喻求友也觀者謂人將如是觀之子也

采綠勸歸隱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黍苗喻申伯陰雨膏之喻天子加恩於申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 美召伯能安衆心以營謝也崧高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此詩又動大衆疑役夫不足取之東都東都近謝謝在南故曰悠悠南行久役思復故曰蓋云歸哉又曰蓋云歸處二千五百人爲師師曰烈烈有騷動之意非召伯則亂矣故曰召伯成之安靜成功故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緒云王

心則寧與
首二句應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桑喻賢隰桑賢在下也
葉難喻其威儀之盛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承上文言我既見而樂心實愛之君子德音孔膠
胡不謂之也如謂之我當中心藏之無日忘之哉

隰桑 見賢乞言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菅喻褒姒茅自喻束喻褒姒初猶受約
束也遠則不受約束矣之子謂褒姒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雲喻王露彼菅茅喻王被王恩也天步艱
難重惕王也猶似也不猶猶云不類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北陂乃北流浸稻田喻碩人
加惠於褒姒也碩人謂幽王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煁無釜之竈喻褒姒桑薪烘煁喻碩人加惠
於無用之人也上二章怨王之變褒姒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鐘聲聞相通言王寵褒姒國人皆知之故
爲王憂心而王邁邁遠我終與我不相通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喻褒姒在梁喻其品位之卑鶴自喻在林喻其品位之高此復與褒姒與已對形以冀王之悟故又曰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喻王與褒姒戢左翼右坦褒姒也而不知之子之不一其德音也分應有鶖在梁句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品位雖高履扁石則卑喻已失位則賤也分應有鶴在林句

白華　中后怨廢也　問何據爲中后曰天步艱難又曰鼓鍾于宮非士庶人婦女矣序以爲申后良是而以詩爲國人作則非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綿蠻何楷曰諸侯貢士也黃鳥喩士綿蠻喩有聲聞丘阿喩國中丘隅喩近邑丘側喩郊遂之地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瓠葉刺文盛而無將也物以將薇故詩於燕飲必侈陳嘉肴所以明其敬賓之誠此詩言獻之酢之醻之禮節詳矣而以瓠葉兔首為羞瓠葉不入食品兔首何堪炮炙而行自君子有位之人其褻賓也實甚詩譏之非美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當作嶄嶄高峻也喻元戎衆所瞻仰也劉箋朔於玉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維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

卒通作崒山㠁崩也十月之交山冢崒崩沒謂卒於軍中也出謂出葬也將帥沒必當歸葬故同事武人不遑出也　問沒字何以作死亡字解曰以上章勞字列之勞以人言則沒亦當以人言矣問出字箋謂出使聘於王曰既使征自不應復使聘矣蒙上沒字以出葬言之爲得天子六軍此叢六軍將帥有沒於道路者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箋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豕喻士卒烝進也涉波喻涉險也月太陰畢金宿兵象也滂沱緣雨也雨大則波浪愈大喻所征之國之難服也故武人不遑計及他事也

漸漸之石 苦征役也上二章言將帥末一章言士卒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能行水至顛喻有位也芸當作隕衛風其黃而隕苕華木黃黃而隕喻高位見廢也若從芸字作茂盛解與下文不符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葉青青是華盡隕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當作豶牡羊也牂羊墳首外觀有陰也故曰人可以食三星在罶中虛無濟也故曰鮮可以飽

苕之華 傷失位也無位則無辭矣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衰則黃也將相將也言主役者將之也無人不將則不應役者亦役之矣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茂則元也矜憐也何人不矜言在家者役者何人不受矜也豈我征夫獨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狐率幽草喻安然家居卽受矜之人也承二章言棧車棚車行役以蔽雨露也承首章三章言

何草不黃 傷繁役不均也